

大师馆



领悟年代：
卡夫卡的一生

KAFKA:
Die Jahre der Erkenntnis

【德】莱纳·史塔赫 著
Reiner Stach / 董璐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大师馆

领悟年代：
卡夫卡的一生

KAFKA:
Die Jahre der Erkenntnis

【德】莱纳·史塔赫 著
Reiner Stach / 董 璐 译

版权登记号：08-2017-0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 /（德）莱纳·史塔赫著；

董璐译. --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6. 12

ISBN 978-7-5316-9042-9

I. ①领… II. ①莱… ②董… III. ①卡夫卡（Kafka, Franz 1883-1924）—传记

IV. ①K835.2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06315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Kafka—Die Jahre der Erkenntnis”

© S. Fischer Verlag GmbH, Frankfurt am Main 200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领悟年代：卡夫卡的一生

LINGWU NIANDAI: KAFUKA DE YISHENG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者 [德] 莱纳·史塔赫（Reiner Stach）著

译者 董璐译

责任编辑 宋舒白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孙丽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猫店 <https://hljjycbts.tmall.com>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话 010-64187564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32.75

字数 680千

版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16-9042-9

定价 68.00元



序 言

Kafka

布拉格的蚁群

欧洲中部是一片树木繁茂的大地，气候没有特别的可圈可点之处，由于这里不受洋流的影响，倒也风平浪静；这块土地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矿藏或特殊的自然资源。因为战争和瘟疫造成的人口减少，还有几百年来在政治上不断分裂而成的无足轻重的一小块封地，因而使得欧洲中部成了贫穷而空荡荡的中心。

很短的时期，这块土地发出了超越边界的影响力。关于这个世界如何分割、关于新的具有理性特征的经济形式，还有社会的统治方式，都是由其他地方来决定的，历来如此。以世界经济的发展来看，这个地区的居民还是在短短的一两代之内积累了财富。在19、20世纪的相交之际，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这些繁荣发达的国家，在经过了工业化之后，拥有大量的武装力量，因而这些国家的自我意识也高调地彰显出来了。人们难以把握在这个过程中，新兴的权贵阶层到底有多大规模，但是，正是这些人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且为政治活动提供着各种赞助。

也正是这个时候，人们突然发现自己被周围贪婪而充满敌意的邻国包围，并且深受威胁。那些老牌的、地位巩固的权力大国，到处炫耀和运用外交上的优势，而且绝不中立，此时，德国和奥地利认识到这个“决定性的危机”的时候，已经太晚了。这两个帝国在长期内达成共识：共同占有和开发、利用这个蒸蒸日上的中心地带——关于这个推测，总是可以源源不断地找到新的证据来证明。

在东部，俄罗斯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庞然大物，那里数以万计的奴隶被送到侵略战争中去；在西部，充满妒忌的法国和不列颠的唯利是图的人们讨论着开发带来的益处，算计着投资回报；在南部，是机会主义者意大利的天下，这个野心勃勃的附庸国一定会不顾曾经立下的同盟条约，而站在多数派那一边。这个包围圈几乎完全闭合，这种压制——终于在1914年8月1日，使德国和奥地利站到一起。这一切记录在当时的报纸上。在短短几天时间，居住在欧洲中心的居民都习惯了一个全新、有趣、朗朗上口的名词——世界大战。

弗兰茨·卡夫卡博士，32岁，未婚，是布拉格职工工伤保险机构（Prager Arbeiter-Unfall-Versicherungs-Anstalt）的犹太职员，在战争开始一年之后，仍然没有意识到战争的存在。他是个头很高、纤细，甚至是动作笨拙的男人；他并没有明显的犹太人的长相，但却显得神经紧张；他饱受头疼和失眠的折磨。但是，总体来看，他完全符合参军的条件，在1915年6月，经过简短的体检后，他得到了体检机构的证明，他完全可以服兵役。不过，他所供职的那家保险机构——实际上是他的上司普福尔（Pfuhl）和马施纳（Marschner）出于对他的善意——说他是不可替代的法律方面的专业人士，因而他们向军事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只是形式上将卡夫卡登记在适龄男子名册上，同时标明这个人“将无限期地推迟服兵役”。

尽管这次战争还没打多长时间，爱国主义冲动却已经悄悄地消失了。没过多久，卡夫卡博士也去匈牙利度假了。在那里他一直深入到了喀尔巴阡战线的军队集结地区。在那里到处可见军官、德意志帝国的制服、乡村神职人员、红十字机构的护士、救护专列、按规定停放的大炮，还有主要由波兰人和加利西亚人所组成的衣衫褴褛、零零散散的难民队伍，他们被俄国人逼迫到了战场前线，后又找机会逃离，遇到了那个到此来度假的人。这个人观察到了各种闻所未闻的大事件的准备过程，也看到了事件的结果。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大规模的战斗和伟大的解放的本质是什么？

在电影院，从新闻电影周报中看，一切都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痛苦没有减轻、贫困也没有缓解。

卡夫卡绝对不是当时唯一抱有怀疑态度的人。这场战争令人兴奋、充满冒险的关键时刻，新技术带来的变化、盟友关系、卓有成效的强制收容，这一切留在家乡的人们只能从报纸以及少数的几部影片——安静无声地在眼前放映的默片——中得以了解，当然也不用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一切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是匮乏而且糟糕的食品供应、异乎寻常的通货膨胀、没有暖气的住房、新闻审查、政府机构的刁难、军事化和公共生活的荒芜。新闻媒体将这些称为“家乡战场”，但是这个概念的不实之处是显而易见的，因而没有人将它当真。只有那些真正身处前线的人，才能体验到与战争有关的内容；而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只能被动地等待，从矫揉造作的军事战况报道中，获得一些战争的缘起和意义的信息。在日常生活的世界中，出现了深刻的裂缝，造成了恶劣的气氛和危险迫近的感觉。

这道裂缝来自调停过程中出现的新颖而又陌生的难题，这些问题越来越紧迫地呈现在政治家们的眼前，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可能迅速地打赢，就必须更好地将战争“兜售”出去。一个广受欢迎——尽管几乎是鼓动宣传性的思想，是让平民百姓体验到真正战争的味道，让他们感受与参战中订立誓约的盟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感觉。具体的想法是，在后方的家乡复制战争，这并不是用那些可怕的

武器，也不是通过展示旗帜来表现战争，这些早在19世纪的战争和大屠杀中落伍了，已经作为历史的纪念品与其他过时的收藏品一起被放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了。现在要的不是那些过时的东西，而是要为麻木冷漠的大都市人提供真正的体验，是那种他们早就应该思考、早就应该被告知的经历。

早在战争刚刚开始不久，人们在各个城市的胜利游行中，就携带着缴获的武器，与此同时，一直自诩为“图书和图片的全球展览者”（对文学感兴趣的卡夫卡博士自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的莱比锡人也开启了战争模式，在那里，四位充满敌意、荷枪实弹的士兵警惕地紧盯着观光客的眼睛，这种拙劣的让人精神紧张的做法，使访客们只能充满感激地接受这种打量。自然，其他人不仅震惊，而且还会照葫芦画瓢地跟着这么做，但在1914年的秋天，是不会有这么想的。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还只是将战争想象为一场大面积、爆炸性、大规模的运动，这是无法人为地仿制的，这就如同无法让人造出大海一样。直到战争逐渐进入僵持阶段，正如军事专家长久以来所预言的那样——战壕开始扮演决定性角色的时候，人们才改变了看法；正如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挖地三尺一样，有什么不能够在柏林西部的帝国首相广场上也这么做呢？！因此，到了1915年的夏天，在那里，好奇的人们第一次被允许爬入用木头伪装的、打扫得干净整洁的“瞭望战壕”当中了。^①

这种战壕当然很快就被其他城市仿建，关于为什么这些壕沟迅速成为吸引普通老百姓的场所，并且立即在各处普及起来，直到今天也令人费解；这些壕沟看上去颇有古典风格，原本是纯粹的防御设施，最后却成了供观赏的展览品，人们像对待令人称奇的科技上的成就一样对待它们。就像躲藏在地下的鼯鼠，人们从战壕里可以连续几周、几个月暗中窥探敌人——这绝对不是充满阳刚气概的、有骑士风度的战争，在那样的战斗里，战士们都装饰得熠熠生辉。采用这种手段，承诺中的速战速决也无法实现了。当然，宣传和文艺表演中的感性煽动发挥了作用，人们渐渐地被说服，相信他们正参与在某个伟大的事件当中。通过讲解，人们了解了构造错综复杂、曲曲折折、迂回反复的壕沟体系，这个系统配备有适于居住的藏身之处、监听通道、电话、铁丝围网，当然也有用于强攻的突围梯。壕沟里的一切都允许人们亲身接触；如果没去现场，也可以从电影新闻周报中追踪这个大事件，在新闻片中可以看到，戴着时髦帽子的来自上流社会的女士们，在穿军装的人陪伴下，沿着围墙一路走下台阶、步入战壕，这样的画面营造了战争的印象。

毫无疑问，人们在布拉格也可以看到诸如此类的景象。

在乘坐公共交通就能很方便到达的一块尚未开发的空地上，人们很容易看到，一条绵延数公里的河流将位于布拉格市北部的皇帝岛（Kaiserinsel）分隔开来，

^① 在德意志帝国中出现设计越来越复杂的战争设施展览，这对奥匈帝国起到榜样作用。有关这段历史请参见布瑞塔·朗格（Britta Lange）的《展示一场战争：1916年在柏林的“德意志的战争展览”》（*Einen Krieg ausstellen. Die "Deutsche Kriegsausstellung" 1916 in Berlin*），柏林，2003年版。

岛屿的顶部正对着这块空地上的果树园和一个相当宽敞的停车场。这块空地是买不起乡间别墅的布拉格人在夏天的度假场所，不难预料的是，在花园咖啡屋、游乐场和草坪附近，一定出现原汁原味的防御战壕，它因为被当作新颖的娱乐设施而备受欢迎。

这个防御战壕带来了引人注目的轰动效应。尽管这个壕沟几乎没有什么隆重的开幕仪式——开幕式前开始狂风暴雨，整整一周太阳都没有露面，但是蜂拥而来的人们几乎挤不上到达这个战壕的轻轨3号线，仅是在9月28日不用上班的波西米亚人的圣瓦茨拉夫日（Wenzelstag），就有一万人涌向了这个“瞭望战壕”的旋转门。与此同时，周边的啤酒桶被一个个打开，而第51步兵团的小型乐队勇敢地经受了狂风暴雨的洗礼。修建壕沟的这块地方不再是果树园的外围部分，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消遣之地。最让人称奇的是，人们在这里毫无道德负疚感地娱乐放松，因为入场券自然会给“我们的令人赞叹的士兵”带来益处，就连布拉格的副主教也不失时机地为那里的演出赞助了50克朗。

《布拉格日报》做出的有关“风吹雨打只能对这个战壕设施造成非常微小的影响”的保证，毫无疑问被证明是错误的。连日阴雨导致了伏尔塔瓦河（Moldau）不断涨水，一米一米地超过警戒线，最后淹没了这座辛辛苦苦建成的战壕和它所在的小岛。清除淤泥和碎石块，用了好几周的时间。在11月初，人们又听到了一条令人骄傲的消息——布拉格民众现在将有一座经过改良的、更好的战壕了，除了防御战壕刚刚被加固之外，旁边还修建了一个带屋顶的大型餐厅，在那里每周日都会提供比尔森啤酒（Pilsener）、香肠和进行曲音乐。

卡夫卡博士不是一个富有音乐才华的人，不过倒是一个充满好奇的人。但是，由于他实在没有兴趣全身酸痛地边想入非非、边疲劳至极地坚守在等待的隊伍中——那里满是滴着水的雨伞和哭闹纠缠的孩子，因而他基本上错过了这桩引起轰动的大事件。在布拉格的人，当然也去看了有关战壕开幕庆典的新闻电影；相关的风景明信片也得以发行；每个小学生都被教导说，人们不会再遭受痛苦，一切将保持现在的状态。仔细认识现在，可能在当下是值得的。这是因为战争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被人们详细地谈论，而很长时间没有出现的有关胜利的捷报，再一次成为每天的标题新闻，几个月以来，有关“当这一切结束之后究竟会怎么样”的问题开始在办公室和街头巷尾被人们悄悄地谈起。

就连一直置身于有关未来何去何从的政治性讨论之外的职员卡夫卡，也不断地感受陌生的兴奋感，而且几乎是非常强烈的兴奋。不过，他有自己的计划。他打算离开布拉格，渴望去西方的大都市——这种渴望从他在巴黎和柏林停留时就已经产生了；在他看来，那些地方与古老的布拉格是完全不同的，布拉格是他的家乡，如同一座令人窒息的后院。他的父母、妹妹们和朋友知道他的这个向往，尽管他几乎没有谈起过。但是，没有人当真。未来的乐章将要奏响，不会忽略已经变得

越来越粗鄙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也同样不会让人忘却恐惧。卡夫卡的两个妹夫都去了前线，如果他们最后能够健康完好地回来，卡夫卡就可以继续他去柏林的盘算了。

即便在国家这个层面，也将未来何去何从的问题强有力地纳入议事日程了。奥匈帝国的统治者与他们的臣民设下这样的赌局：赌获胜的一方如果最后赢了，每年可以得到所下赌注的5.5%的利息，并且最后收回本金；输了的人，失去所有。当然，对于赌博本身的梳理分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需要讨论的是军事上失败的可能性，这个话题即便在唯战争技术论者那里，也是一个长久以来不可触碰的禁忌了。人们将这个赌局称为“战争债券”：市民们借钱给他们的国家，以使战争继续下去，并且获得战利品，之后，战争收益将按照一定比例分给上百万的信徒。这样看来，每个人都是战争赢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金钱交易就显得更加更好了。此外，没有人考虑一下，到了支付日的时候，可能完全不存在债务人，所捐赠的款项已经再一次被大手大脚地花掉了。新近颁布的“奥匈帝国第三期战争债券”比最乐观的预言还要强有力——人们用50多亿克朗购买那些上面绘有双头鹰、用新艺术风格装饰、盖有公章和最高官方印章、承诺了美好未来、有效期直至1930年的债券。

周期长、利率高，这对于卡夫卡也充满吸引力，尤其是当他想到自己的柏林计划时。在对这种债券收益的可靠性的半信半疑中，他也像同事那样购买了少量的战争债券；最终他所供职的政府部门——职工工伤保险机构——也做出了类似的无可争议的爱国主义行为，这家机构将其非常宝贵的保证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600万克朗——购买了战争债券。尽管如此，卡夫卡一直在犹豫不决，他意识到购买战争债券与他对未来的打算相关。逃离工作、逃离家庭、逃离布拉格，要实现这些梦想，必须要满足这样的前提，即他在过去的两年里积攒下来的大约6000克朗的薪水，要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而债券利息则用来应付日常花销，他应该只凭借利息就能够养活一个家庭。

卡夫卡前往登记处。那是1915年11月5日，是一个星期五，时间紧迫——因为第二天中午登记处就停止销售债券了，机会也就消逝了。“每个人都应该思考一下”，卡夫卡正好从《布拉格日报》上读到，“选择哪些投资项目才能够在未来获得高收益。认购登记就要结束了，好好利用所剩不多的时间吧”。这听上去很有道理，但是到底应该投入多少呢？关键只是多少的问题。卡夫卡站在登记处门口，然后转过身，大步向家中走去，之后他又掉转头来，满是激动地向登记处跑去，这一次他仍然没有说服自己踏入那间办公室，而是再次往家里走去，这个下午就这样虚度了。现在剩下的只是委托母亲帮他去做购买登记，因为他周六上午要去上班，不能再这样在城里跑来跑去了。他委托母亲用他的名字购买1000克朗债券。不，这样可能过于谨小慎微了，还是2000克朗吧。

在第二天的下午——这个时候，卡夫卡的存款已经转交到国家手中^①，他终于决定去参观皇帝岛上的布拉格防御性战壕。为什么恰恰是这一天呢？是他意识到了某种相关性？是他由于自己第一次对战争有所投入后，而在此刻感觉到了某种责任感？我们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有关这次参观经历他写下了一句古怪的话，但也没有对参观行为进行解释，这句话是：“看着人们像蚂蚁一样在防御战壕前面和里面挪动着。”一个深陷地下的洞穴和在那里面的大量的相互拥挤的生物，是的，这就是人们最终所看到的一切。

^① 有关1915年11月6日是否确实投入了2000克朗这一点，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证。报纸每天会公布战争债券的购买清单，第三期战争借款最后一天的购买名单上写着有“K博士5000克朗”。《布拉格日报》，1915年11月7日，晨间版，第5版。这可能就是指卡夫卡，因为转账的银行是捷克贴现银行（Böhmischen Eskompte-Bank），这是布拉格职工工伤保险机构处理主要业务的德式银行。另外，卡夫卡的父母也许以卡夫卡的名义投入了3000克朗，尽管卡夫卡自己可能不知道，请参照《日记》，第771页。而对于这种情况，所公布的清单上大部分只列出投资总额。至于并没有刊登出卡夫卡的全名，如果考虑到这样不会让他对所投入的额度感到尴尬，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对此，可以比较一下卡夫卡的同事，另一位也姓卡夫卡的律师——富裕的罗伯特·卡夫卡（Robert Kafka）博士在同一天投入了8000克朗，而一天前埃根·艾文·克什（Egon Erwin Kisch）投了2000克朗，犹太复国主义者罗伯特·威尔特士（Robert Weltsch）和汉斯·科恩（Hans Kohn）各投了500克朗。

目录

Contents

- 序言 布拉格的蚁群 / 001
- 第一章 自我放逐 / 001
- 第二章 卡夫卡未被授予任何文学奖 / 020
- 第三章 平民卡夫卡：战争时期的工作 / 032
- 第四章 玛利亚温泉城的奇迹 / 063
- 第五章 我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 / 082
- 第六章 卡夫卡遇见他的读者 / 104
- 第七章 一位炼金术士 / 114
- 第八章 奥特拉和菲利斯 / 128
- 第九章 《乡村医生》的突然到来 / 139
- 第十章 结核分枝杆菌性肺结核 / 153
- 第十一章 祖豪“疗养院” / 165
- 第十二章 沉思冥想 / 182
- 第十三章 西班牙流感、捷克的叛乱和犹太人的恐慌 / 201
- 第十四章 一位下层女子 / 218
- 第十五章 赫尔曼·卡夫卡，存邮局待领 / 235
- 第十六章 梅兰、二等舱 / 255
- 第十七章 米莲娜 / 261
- 第十八章 充满活力的火焰 / 273

第十九章 大逆反 / 291

第二十章 逃避到山中 / 314

第二十一章 发烧和大雪: 塔特伦斯克·玛特里厄瑞山 / 319

第二十二章 内部和外部的时钟 / 333

第二十三章 私人的神话: 《城堡》 / 350

第二十四章 领取养老金者和饥饿艺术家 / 374

第二十五章 一个巴勒斯坦人 / 394

第二十六章 多拉 / 414

第二十七章 柏林郊区 / 426

第二十八章 最后的痛苦 / 454

后记 / 477

鸣谢 / 479

文献和索引 / 480

人名索引 / 482

地名索引 / 501

作品索引 / 509

第一章

自我放逐

独特总是会被人们误解为孤独。

——卡雷尔·恰佩克(Karel Capek),《流星》(*Der Meteor*)

菲利斯(Felice),别在信里这么说。你错了。在我们之间存在着误解,而我确实在期待着解决方案,但是不是通过书信。(很遗憾)我无法成为另外一个模样,我想象着天平在摇摆不定,而要保持它的平衡只需要稍稍改变重量的分配,我想,我们应该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这是眼下的目标。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将在圣灵降临节来讨论这些问题。菲利斯,想一想,我已经感觉到所有令人困窘的思虑和担忧都几乎成为无法承受的、让人憎恶的负担了,最好能将这一切丢开,然后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此时此刻,就能沉浸在自然的小环境中,感受其中的幸福,而且首先是愿意创造幸福。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我现在只能担负起这个重担,在不满中颤抖,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失败,或者说,不仅是失败,还有所有希望的消逝和所有负疚感在心中的碾压——我无法回避这一切。另外,菲利斯,你为什么会想到我们在布拉格一起生活,这似乎是你认为最不可能的情况,以前你对此也是非常怀疑的。这些怀疑是怎么被打消的?对此,我完全一无所知。^①

美国小说家辛西娅·欧芝克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题目为《成为卡夫卡的不可能性》的文章^②,这个标题令人惊愕,却也清晰明了,因为它在无意之间令一个神经质、忧郁、拘泥于细节、难以应对每一段恋情而且敏感的人物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这样一个人,永远围绕着自己打转,而且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难解的问题。这也是一幅体现了早已打上西方世界教育基础烙印的画像,这个印记如此深刻,以至于卡夫卡最终成为那种不通世故、渴望走向自我的内心世界的典型形象,而这个典型实实在在存在于生活之中。

不可能成为卡夫卡——这是卡夫卡自己微笑着、毫不犹豫地承认的宣言。是

^① 可能在1915年5月3日写给菲利斯·鲍尔(Felice Bauer)的信。《1914年—1917年书信集》,第132—133页。

^② 辛西娅·欧芝克(Cynthia Ozick):《成为卡夫卡的不可能性》(*The Impossibility of Being Kafka*),载于《纽约客》,1999年1月11日,第80—87页。

的，不可能，这个词可以作为描绘卡夫卡特性的形容词，人们会出其不意地将这个词与他联系起来，他总是为这个词赋予了神秘的言外之意。他似乎并不担心这样说会令人们怀疑他夸大其词，并且朋友和家人将一直跟他对着干。他坚信绝对不能用隐忍的被动性来面对人生的艰难，因此，只有让人们认真对待他的不满，才能带来最终的结果。更确定地说，正是他所成功做出的不可能的声明，往往给他带来了几乎是全面的满足感，有时甚至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需要他人的推动。卡夫卡展现了一种与不可能之间的完全是实用主义的，有时甚至是具有讽刺色彩的关系，即便只是对他有粗浅了解的人，也会彻底地迷恋上他的这个想法，当然，这种思想也让人们费解。“……对于琐碎的不可能，人们不应该草率地随口说出，”卡夫卡论述着他的矛盾论，“当然，人们也完全看不到宏大的不可能性。”^①他说得很明白。但是，他真是这么想的吗？

就连马克斯·勃罗德(Max Brod)，这位卡夫卡在学生时代早期认识的朋友，最终也无法在这一点上完全理解卡夫卡。勃罗德无数次作为一个极富耐心的人，倾听卡夫卡的哀叹，这既包括对摇摆不定的意志，也包括对从未平息的顾虑的忍耐，这些使得最稀松平常的决定也难以作出。随着勃罗德越来越多地了解，所有堆积在他这位朋友面前的障碍，不只是简单的抑郁症式的幻觉，而是一种压倒性的、永远无法得以实现的要求圆满的意志所导致的，他的耐心也随之减弱了。卡夫卡事无巨细都希望完美，而完美是不可能的，勃罗德既无法辩驳，也无法理解卡夫卡对完美的追求，他从一开始就不以为然地将这种乌托邦式的渴望，看作脱离现实生活，或者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难道只是因为手稿不完美，就要将它扔进火炉吗？

难道一个人因为自己不够圆满，就要放弃一份工作、一次旅行或者一位女性吗？勃罗德觉得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而且从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看，也是不正确的。卡夫卡的固执僵化最终一定会直指自身，这种固执是自我毁灭性的，它自身也带来了这样的可能性——即它使得最简单的事物成为不可能。

卡夫卡仍然活着。完全不合逻辑的是，这位朋友身上持续存在的文学、社交，以及主要是性爱方面的难题，成为他追寻完美的源头。勃罗德推论指出，是否对完美的追求其实是一切不幸的缘由，接着他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追求完美的意愿为什么没有将所有的事物变得不可能，即日常生活、工作任务，甚至是吃饭进食？“的确如此”，卡夫卡于巴巴地回答道。“尽管对完美的追求只是我的诸多棘手难题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在这里，每个部分都是一个整体，对此你说得没错。有些不可能性也的确是存在的，比如进食的不可能性和其他方面的不可能性，只是没有

① 可能在1912年10月31日写给菲利普斯·鲍尔的信。《1913年—1914年书信集》，第201页。

结婚的不可能性表现得那么引人注目而已。”^①是的，这就是卡夫卡。人们无法真正理解他。而勃罗德从这封信既超脱淡泊，又伤心沮丧的字里行间中，却可能会想起来，他几乎没有读过这位朋友的任何一篇文章，其中没有发生不可能的事情。

菲利斯·鲍尔在1915年春天，发现她以前的未婚夫变了，她猜想这可能是因为她自身境况的变化导致她的目光变得犀利了。很长时间以来，她就已经不再是曾经在卡夫卡面前忘乎所以表现出孩子气的那位女士了，她一贯的乐观主义精神，也由于其家庭所遭遇的巨大的不幸被消磨掉了。她深爱着的、唯一的弟弟由于贪污而逃到了美国，之后就查无音讯。她还能再见到他吗？她的父亲性格软弱，他的日子本来还算过得去，但是突然因心肌梗死而离世，年仅58岁。对此，菲利斯和她的妹妹们的悲伤程度甚至远大于她们的母亲。就连她在柏林林德斯特姆股份有限公司(Berliner Lindström A. G.)的管理职位——她的未婚夫，对于这一点曾经很自豪，仿佛她自己处于这个工作岗位上一——也在此期间丢掉了。这是因为她计划在1914年的秋天举办婚礼，然后在布拉格开始新的生活——一种不再出去工作，符合传统婚姻习俗的生活，她根据时间安排辞去了工作。但是，仍然还有值得高兴的事情——由于现在一切设计都被打破了，恰好就可以在刚刚成立的“技术型工厂”找个职位了，这是一家并不是非常重要的为精密机器提供配件的企业，正好需要一名不用多老练的销售代表参加德国的贸易博览会，对于这间工厂卡夫卡几乎从来不过问。

卡夫卡对于菲利斯的生活兴趣在不断降低，他曾经在过去的一年里，不断地记述她的生活细节——仿佛吸了毒品一般，但是降低的兴趣绝对不是唯一的，使得菲利斯必须从其他的担忧中单独挑出来说的显著的变化。1月份，菲利斯和卡夫卡在德国边境的博登湖(Bodenbach)见面，希望能够借此机会相互理解，甚至相互原谅。但是卡夫卡一直很拘谨，拒绝一切身体上的亲近，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提出难缠的问题，令菲利斯无法回答。因而两个人之间的通信也变得拖拖拉拉、没有规律了，有时相隔数周才有回复，与两个人在1912年秋天第一次相见后，由卡夫卡立即开启的热烈的通信洪流相比，现在的信件往来简直是寒酸的涓涓细流了。而尽管如此，卡夫卡还宣称“没有什么改变”。当然在这期间的书信中，几乎每一行文字都做出了相反的证明。

菲利斯的母亲和她的妹妹托妮(Toni)曾经偷偷地——没有任何内疚地——读过一些卡夫卡写来的信，在发生了一件小小的家庭丑闻之后，卡夫卡的信就被收藏在更安全的地方了。但是本章开头所摘录的那封信却完全不必收起来，菲利

^①《马克斯·勃罗德致卡夫卡》(Max Brod an Kafka), 1921年1月19日;《卡夫卡致马克斯·勃罗德》(Kafka an Max Brod), 1921年1月底。载于《马克斯·勃罗德和弗兰茨·卡夫卡: 友谊、书信来往》(Max Brod/Franz Kafka, Eine Freundschaft. Briefwechsel), 法兰克福(美因河畔), 1989年, 第302、310页。

斯的充满探究精神的母亲，也根本不可能从一个对于任何局外人来说，都是完全无法理解的控诉中，弄清楚那段不幸的关系正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中。卡夫卡的这封信，似乎是用寥寥数语勾勒了简单的、由细细的虚线构成的轮廓，而这其中却包含了上千声深深的叹息，其中感性的线索，似乎劝说收信人自己描画出丰富的细节。他既不是要避免模糊性，也不是忌讳暗示。相反，这封一句句由密码和缩略语写成的信，首先是一份内心活动的速记稿，其中充满了反反复复的讨论、一次次的恳求，但是却没有给读这封信的女士一个参照点，让她知道自己是否解码正确。

“在我们之间存在着误解”，卡夫卡写道；但是，是什么误解呢？内心的平衡已经发生了一些偏移；但是是哪方面的平衡，又向何处偏移了呢？“……我想，我们应该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但是究竟了解什么呢？“这是眼下的目标”；是的，但是是什么目标呢？所有“令人困窘的思虑和担忧”都是“无法承受的”，甚至是“让人憎恶的”；但是，是哪些思虑、哪些担忧呢？“……我现在只能担负起这个重担”；哪个重担？“在不满中颤抖”；对什么不满？“……而且我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面前的失败……我无法回避这一切”；但是，是哪些失败呢？卡夫卡将过去的那些年里的抱怨一一编了号，而在这里只是提及了这些代码：这封信如果“干货”能少一些，就能够更明晰易懂些。

这段“辩论”中潜在的滑稽之处，显示了卡夫卡似乎无论如何都要避免不断增强的苍白无力、过于小心谨慎的措辞方式，这会使他们之间的通信慢慢地变得阴郁可憎。他知道，他这样做也为新的指责提供了目标，当然他总会在指控还没说出口的时候，就准备好了辩护。因为，即便没有反思性的意识，他也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的压倒一切的、令人注目的、似乎永不休眠的自我意识，使得他能够控制逃跑的冲动，这种意识也是相对精密细致的。也正因如此，他对于他的措辞的模糊性的辩护也和其他所有文字一样模糊不清：

菲利浦，你可以看到，唯一发生的事情就是我的来信变少了，而且有些不一样了。更为频繁和发生改变的信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你是知道的。我们必须重新开始。但是这个“我们”并不是指“你”，因为只要是只涉及你的，你从始至终一直都是对的；而“我们”意味着我以及我们的关系。但是，书信不适于这样的开始，但是它们是必要的——它们是必要的，不过它们应该与之前不同。

毫无疑问，是不同的。卡夫卡仍然没有说明，它们应该变成什么样子，而且他所选用的公事公办的缩略语，不太可能使菲利浦将未来的情书风格想象为有说服力的，更别说是具有吸引力的了。她一直怀疑卡夫卡所使用的，她也一直欣赏和崇拜的修辞艺术，最终可能是特别精明的隐瞒手法，尽管他一而再地强烈反驳，一直否

认存在着未能说出口的障碍，但是他在短短的字句中，还是提供了新的能够说明问题的线索：他在逃避，他虚构了影像，他引用，而不表态。他的信件仿佛是围绕着黑洞的中心在打转，在那里隐藏着某些不可言说的东西。

完全有可能菲利普斯·鲍尔自己也隐瞒了太多的家务事，这些不能具体、清晰说出口的障碍可能包括：父母的反对、经济困难、一段发生在布拉格的风流韵事、一次严重的疾病。绝对存在着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与此同时，卡夫卡曾经几乎非常迫切地将他对阳痿的恐惧也牵扯进来——他没有说太多，只是提及了相关的名词。这些必然会使菲利普斯认为，卡夫卡所有的内心折磨，如果在这一个点上得到治愈，那么在未来的共同生活中，会以完全自然的方式顺利进行。在这个问题上她完全弄错了。

关于卡夫卡不会与她讨论解除承诺的决定的预感，是正确的。卡夫卡的生活出现了变化。人们可以精确地说出这个改变所发生的时间，这就是1914年7月12日：这一天，在柏林的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Askanischer Hof），卡夫卡与菲利普斯的订婚解除了，当时在场的有菲利普斯的妹妹埃娜和她的闺中密友格瑞特·布洛赫（Grete Bloch），从那以后，这个日期对卡夫卡来说意味着灾难。这出其不意地让他感觉到了“冰冷”，在他毫无防备、完全蒙在鼓里的时候，他最敏感的地方，似乎是灵魂的核心遭到了袭击，而且是在几个女性见证人面前，这样出丑，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可能根本就没有经历过的；对于所有防御本能在这一次陷入瘫痪的惊恐，也让他一直无法释怀。这个场景就像在众人面前吃了一记耳光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他心里，而且有可能这些情景，在他的内心里一遍遍地重新上演着。当时，他在酒店里几乎没有怎么辩驳，并且最终陷入了沉默——这肯定是不聪明的做法，但是，正如他现在所感觉的那样，这样可能使他免得继续丢脸。更为糟糕的是，他无法忍受这个经历，无论是通过反省，还是通过几乎已经成为固定程式的自责，都无法将之化解。不，他不能原谅她——卡夫卡一定第一次感受到了对菲利普斯·鲍尔的憎恨，但他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他不能对她说这一点，关于这一点绝对不能说。

这份一点点向外表露，并附着在他文章的毛孔中的恨意，是他无论如何都无法阻挡的。菲利普斯·鲍尔当时还不知道小说《审判》，卡夫卡有充足的理由避免她对他的手稿多管闲事；而后来，她惊讶地发现她自己 and 格瑞特·布洛赫被用相当冷酷的方式刻画着。在这幅画像之外，她只得到这样的辩解——他写信告诉她，他在阿斯肯纳夏霍夫酒店听到了那些“应该是两个人单独相处时不可能说出来的内容”，那净是些“幼稚的恶毒的话语”。而哪怕是在1916年的春天——几乎是两年之后，卡夫卡也无法忘记最后一次见到的菲利普斯是坐在给人带来不幸的法官席位上的，而这毫无疑问是将她放逐到了邪恶的王国，“基本上，我总是受到野蛮的指控，